

那个瘦瘦小小的女人又来了，摇晃着两个大竹筐，里面装满南瓜、白菜、豆角等沾泥带水的蔬菜。竹筐搁在厂门口，她左手拄着扁担右手搭凉棚往坡上望。阵阵秋风拂过，她身上穿着的母亲送她的旧衣裳像是挂在旗杆上，呼呼啦啦。那时我家还住在厂区后面的土坡上，一长摆简易平房，我家是倒数第三间、第四间。

有路过的敲门喊母亲：“月河滩的妹子来送菜了！”母亲急唤了哥哥去帮忙，两人小跑着下了土坡。哥哥大我三岁，长得敦实脚下快，我也紧随其后，远远地哥哥大声喊：“妈妈！”我也跟着喊：“妈—妈！”

母亲瞪我一眼：“你叫小姨！”“我不！”我梗着脖子，“我就喊妈妈！”哥哥上前要接过扁担，被妈妈推开了：“你还小，这重活你干不了！”说着她弯腰重新挑起担子往前走，我在晃悠的筐里仔細瞅：“妈妈，咋没西瓜？”她咧开嘴挤着笑，粉红的牙龈清晰可见：“丫头呀，月河发大水，河滩上的庄稼蔬菜都淹没了，明年小姨给你种……”

母亲做饭，妈妈帮忙择菜，哥哥爬炕桌上写作业，妈妈不时起身踱步到哥哥身后，眯着眼睛看哥哥写字。外面有脚步声渐近，接着是父亲的咳嗽声，妈妈脸色骤变，赶紧坐回小凳子，很快父亲高大的

□散 文

月河弯弯

魏青锋

身影出现在门口，房内光线倏忽暗下来，妈妈怯怯地站起身：“姐夫下班了！”不等父亲说话，她匆匆拿了门后的扁担，“姐，我要回去了……”

“饭都快熟了……”母亲刚出口的话淹没在父亲一阵高亢的咳嗽声中。

童年的记忆里，妈妈每个月都要来进城一趟，筐里不是自己种的苞谷蔬菜瓜果，就是满筐的鸡蛋木耳香菇。父亲当上物资科长那年，我家也搬到了机关家属院，父亲经常出差，妈妈来了，就喊我和哥哥下楼搬东西，她也会留下来吃完饭再回去。有时妈妈来得早，就站街口等放学的哥哥和我，她还往哥哥的口袋里塞钱，哥哥推辞着“我妈不让要别人的东西！”“我是你妈……你妈妈，不是别人！”妈妈急得眼泪都下来了，可最后哥哥也没有接妈妈的钱。

有年暑假，父亲正好去西安培训，母亲就带哥哥和我去奶奶家玩。清早从

汽车站坐车，一个多小时后到月河渡口。月河发源于凤凰山北麓，在崇山峻岭间逶迤磅礴，绕绕回回汇入汉江。我们在月河边上了渡船，晃晃悠悠到对岸，很少去乡下的我们眼神不够看，一路上欢快地跳着叫着唱着，月河潺潺的流水声像是为我们伴奏。沿岸边的小路走呀走，才看到了山脚两间泥坯房子。妈妈家里还有表姐和表哥，我吃惊地发现表哥几乎跟哥哥长得一模一样，我们在月河滩绿盈盈的菜地里捉迷藏，好几次我都认错了人。

哥哥高中没上完就参军去了青海，妈妈每个月仍然风雨无阻地送蔬菜到家里来，每次母亲都拿出哥哥的来信和部队上的照片给妈妈看，妈妈掩饰不住满脸的喜悦，看着看着又泪水涟涟。

过了有几年，一天我放学回家，听到进城的表哥跟父母谈话，说妈妈得了重病，估计好不了了，想见哥哥一面。母

亲打发我陪父亲去邮局拍电报，父亲患脑梗手颤抖着写不了字，他出门带着我在街道转了一圈就回去了，看着父亲严峻的表情，我愣是没敢吱声。

过了几天，父母去乡下看望了妈妈，背过父亲，母亲又让我去邮局拍电报，哥哥收到电报刚坐上火车，妈妈就过世了。

母亲领着我 and 哥哥去坟上祭拜妈妈，在月河边等渡船，母亲说要给我俩讲个故事：多年前有户人家连生了两个孩子，都夭折了，老辈人迷信，说必须抱养个娃娃挡挡家里的晦气。正好乡下的亲戚家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娃，爷爷奶奶上门说了好多次，那家女人始终舍不得，可那年秋天，月河发洪水冲毁了庄稼，两个小家伙整天饿得嗷嗷叫。爷爷奶奶知道后，背了一袋粮食去，那女人含泪痛苦又无奈地点了头。爷爷奶奶抱着孩子走，那女人远远地跟在后面，就在这河边，她看着爷爷奶奶抱着孩子上了渡船，那女人的眼泪就像月河水不断地流啊流。从此那瘦小的女人每天走十几里路进城给孩子喂奶，等孩子大一些，她又每个月进城来看孩子，送些自己种的蔬菜瓜果……

母亲还没说完，哥哥已瘫倒在地嚎啕大哭起来。我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泪光中的月河边仿佛又浮现出妈妈瘦弱的身影，她佝偻着费力地把两筐蔬菜搬上渡船……



搁 浅

屠莉萍 摄

□散 文

一月挂窗

路来森

一月挂窗，无论是圆月，还是弦月，都娟美，都雅静。

一月挂窗，人在窗前，宜静思，宜读书，宜幽赏。最好在乡间，房屋是砖瓦房，或者草坯房，窗是木格窗，白纸糊就，洁白的窗纸，泛着柔软的光芒，似静好的日子，安闲而舒适。窗前，最好有树，一株石榴树，或者一棵梧桐树，都好。

圆月在天，天蓝月白，月光照在窗前的树上，银灰流淌，地面洒下斑驳的影子，窗纸上，枝影横斜，如花树摇曳。此时，人在窗前，或坐或立，都好。最好，什么事也别想，只是看着那一窗的月光，看着高天的那一轮圆月。让心，沉静在静谧的湖泊里，接受月辉的沐浴，接受圆月的窥视。

窗前明月光，明月在天，更在心。

月辉太亮，照醒了栖息的蝉，于是，一蝉鸣响，群蝉呼应，蝉声阵阵，在月光里弥漫，仿佛那月光，也生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夜半时分，月明惊树鸟，蓦然一声鸟鸣，一只鸟儿直冲云霄，锐利的鸟鸣声，划破夜的岑寂，一份惊心，一份惊喜。

这个时候，一定要想，要思，也应只想那些美好的事情，比如，童年的往事，情人的私语，荫下品茶，月下散步，临泉抚琴，雨天读书，踏雪寻梅……

一件件事情，都那么安静，都那么高雅，都那么清秀，隽永，都那么怡情悦性。

站得累了，便坐下，拧亮一盏台灯，读几页书。

古人，是可以就着月光读书的，因为古书的字是毛笔写成，字大疏朗，明亮的月光足以照亮一行

乡间，农家种植的葫芦，大多为近圆形的大葫芦，古人称之为瓠或者瓠。

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惠子谓庄子曰：‘魏王遗我大瓠之种，我树之，成，而实五石。’”此之谓也。葫芦成熟之后，身无残物，外壳，一分两半，可以制作成瓢，葫芦制“瓢”，应该是历史悠久的，《论语·雍也》中，孔子评价颜回：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”颜回以瓢舀水， 其中之“瓢水”，盖如之也。很多年里，乡下人都是以瓢舀水的，瓢结实耐泡，经年不坏，终日漂浮水瓮之中，总给人一种“漂浮人生”的落寞感。有时，乡下人会将一只葫芦完整保留，葫芦根蒂较细处，横切而去，然后将葫芦内的肉和籽挖去，阴干，制作成藏器，此等藏器，乡下人谓之“葫芦头”。葫芦头，可以之贮存粮食，亦可以之贮藏烟丝等东西。当然，若然是贮存粮食，粮食即多是一些稀罕、珍贵的。昔年，我的祖母，就常常用一只葫芦水，贮藏红小豆、豇豆粒、花生仁等。葫芦头贮存粮食，不泛潮，可以储存很长一段时间的。葫芦头装烟丝，是许多乡下抽烟老人的习惯，也是为了防潮，同时，亦是为了方便：抽烟时，烟袋伸进葫芦头中，一锅烟丝就自然装满了。冬

□组 诗

赞 歌

许之格

故 居	
我是奔着这一片红色的土地而来	
迎着，当年你吹过的风	
穿过阳光的裂隙	
一片绿荫掩映的草房	
曹门烈士的身影在烈日下	
来回穿梭	
空气中，散发着铁一样的回响	
我轻轻地抚去屋内	
沾染旧具上的灰尘	
寻找革命者的痕迹	
玻璃柜里陈列的三封家书	
让我感受到一种滚烫的家国情	
怀	
周围，大片的庄稼，果树，芦苇荡	
肃穆，庄严	
仿佛一阵风吹过，迅即燎原	
誓 言	
在小甸	
写诗应该顺着农谚、节令	
从一片田园、到学校	
车间	
秧苗、豆角、果树	
在阳光下沉默、相视	
革命的种子，永结同心	
烈日当空，将我重重的心事	
暴晒	
此时，我渴望一场暴雨为我引路	
让信念在心底生根	
声	

□组 诗

城中山

徐满元

<p>总以城市的绿肺自况</p> <p>对那些常被工作或生活</p> <p>压迫得窒息感十足者</p> <p>城中山便是巨型呼吸机</p> <p>拥有用不完的氧气</p> <p>城中山胆大</p> <p>不惧怕喧嚣张牙舞爪</p> <p>海浪般不停噬咬</p> <p>城中山心细</p> <p>常用一条条幽深的小径</p> <p>替杂务缠身的人们松绑</p> <p>城中山是最神奇的魔术师——</p> <p>将一棟栋高楼</p> <p>压缩成一棵棵树身</p> <p>把从楼顶飘过的一朵朵云影</p> <p>浓缩成树冠下放的一抹抹浓荫</p> <p>为市民身心提供天然庇护</p> <p>城中湖</p> <p>向来以城市的明眸自居</p> <p>静观高楼倒影</p> <p>与过往云影争宠</p> <p>本以为可磁石般</p> <p>将一切美好铁屑一样吸引</p> <p>不料到体内滋养的宠物鱼</p> <p>把自己当作一条棒槌</p> <p>使劲一敲</p> <p>便将水面的玻璃</p> <p>敲了个粉碎</p> <p>恰似月亮的铁饼失手</p> <p>将夜空砸得星渣四溅</p> <p>好在这城中湖自愈力惊人</p> <p>只要因观的风儿屏住呼吸</p> <p>破镜重圆立马由神话变回现实</p> <p>又照得那些烦躁和不安的灵魂</p> <p>无处遁形</p>	<p>笑 声</p> <p>假如每个人都是一棵</p> <p>或高或矮或大或小的树</p> <p>那么爽朗的笑声</p> <p>便是树上开出的鲜花</p> <p>散发出穿透力十足的芳香</p> <p>让尘世间四季如春</p> <p>一声胸膛磨厉出的大笑</p> <p>就是一把锋利的宝剑</p> <p>能披烦恼的荆</p> <p>能斩忧愁的棘</p> <p>前行路上各种各样的困难</p> <p>都会杂草般臣服于剑锋</p> <p>笑声与笑声对接</p> <p>就是一座让互信相见并拥抱的桥</p> <p>笑声与笑声叠加</p> <p>就能盖一棟牢靠的大厦</p> <p>叫善良和宽容不再流浪</p> <p>让幸福和美好不再受风雨侵袭</p> <p>大 著</p> <p>乾坤是部包罗万象的大著</p> <p>天是封面，地是封底</p> <p>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插图</p> <p>生动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内容</p> <p>江河是明晰的叙事线索</p> <p>大海泼墨渲染</p> <p>陆地尽情铺排</p> <p>都是为了突出高山的主旨</p> <p>就连日月星辰的标点符号</p> <p>也都使用得准确无误</p> <p>云朵是由书香凝结而成</p> <p>一旦被某个情感充沛的书生</p> <p>有意无意吸入肺腑</p> <p>一场泪雨也就在所难免</p>
--	---

清气，有逸气，有一种落拓不羁的布衣气。一如白石老人自己。

庭院中，一架粗葫芦，盛夏时节，果实累累，垂垂，好似满架的胖娃娃，喜庆极了。中午时分，阳光普照，架下筛阴，地面花花搭搭，斑驳如碎。那些日子，我常常在架下置一张小桌，坐一只小板凳，烹茶，或者读书。举首，藤蔓青青，葫芦累累如缀，一枚枚，青青嫩嫩，饱满满满，莹莹泛着青光。架下烹茶，清香如逸；架下读书，心安安静，时光悠悠，慢出一份慵懒，慢出一份丝禅意。

端的是好风景，好时光，好心情，好意境。

冬日里，母亲将秋天晒干的葫芦肉，泡醒，入锅小炒，有肉香。暖炕上，放一张小桌，捧一捧炒熟的葫芦籽，堆桌上，捉而食之，一嗑一咬间，齿颊生香。葫芦籽的形状，极美，像人的牙齿，扁而长，略有纹理，白净而滑腻。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写硕人之美：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。颌如蝤蛴，齿如瓠犀。”其中的“瓠犀”，就是指葫芦籽，极言牙齿之整齐，之洁白，之美好。

轻轻地嗑一粒葫芦籽，《诗经》中的“硕人”，在唇齿间起舞。